

不走正路的安得倫



倫得安的路正走不

版出店書南冀

1946•10

關於「不走正路的安得倫」的介紹

魯迅先生在給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的本子寫的小引裏，引證蘇聯初學叢書原本的順序中，有一段話：「涅維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這部小說裡，號召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，不管要受到多麼大的痛苦和犧牲。」

「這篇小說所說的時代，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束了白黨而開始和平建設的時候，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，第一次開始改造。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的戰士，爲着新生活而奮鬥，他的工作環境，是很艱難的。這樣和富農鬥爭，和農村的黑暗愚笨鬥爭，——需要細密的心計，謹慎和透澈。稍微有一點不正確的步驟，就可以鬧亂子。對於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，沒有估計這種複雜的環境。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，就這樣坍台了。但是野獸似的富農，雖然殺死了他的朋友，燒掉了他的房屋，然而終不能夠動搖他堅決意志和革命的熱忱。受了傷的安得倫決心向前走，走上艱難的道路，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。」

「現在，我們的國家，勝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，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的基礎之上，來消滅富農階級。因此，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裡面，說的那麼真實，那麼清楚的農村革命的初步，現在回憶一下，也是很有益處的。」

不走正路的安得倫

德維洛夫作
曹增華譯

在俄國草不按舊的長。
花不照舊的開。

（故事）

陽光在室內好像用細篩似的篩着微塵。貓在窗台上用爪子在耳朵上抓搔。馬老鑿子嘆息着在正廳裡聖誕前請告着：

「聖母呵，保護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。這兒子跑去打仗去了——會打死他的。」
頭碰地板上，腳趾朝上翻着。滾着滾不清的淚珠——她的傷心的祭品。

「這青年的優孩子是很可憐的。」

黃昏向窗子窺視着，靜寂的好像黑色紗羅一般，籠罩到土階上。貓兒在窗台上洗着脸。馬老鑿子向地威脅着：

「你招呼誰呢？（註）滾開！」

門開了，在門限上有小鈴響起來。紅小衫突入到她眼簾裏。帽子的尖頂手推似的向上兀立着，圍坐嵌着五個尖的紅星。老婆子嚇得躲到屋角裡。

「一招可招來了，真鬼氣！」

那可怕的人把帽子卸了，有一點像她的兒子。

「傳好吧，媽媽！」

聲音，聲音很像安得倫！

「或者不認得了嗎？」

「我的天阿，非得倫！」

馬老婆子從手挽着安得倫的項頸子，又是哭，又是笑的尋找左頰上的小黑痣。

「給我，給我看一看！變了相的。」

安得倫在室內來回踱着，小鈴就跟在響起來。右腳是響聲，左腳也是響聲。好像帶着音樂似的。

「你這是什麼東西在響呢？是你帶回來的小孩子的玩藝嗎？」

「這是馬刺，媽媽。」

「哈哈，會想心竅的人，真是會想心竅的人！你一點錢也不積。」

（註）鄉村迷信，遇貓兒洗臉，以為招呼什麼東西。

一一

他的父親米哈爾由街上慌的往回跑着。有時放開大步走着，有時停住腳來……他聽見安得倫的小鈴就有點心怯。

「要是不認識他老子了呢！現時都是這樣的。」

到門口裏朝着門說了一句笑談。

「唉，草鞋破得穿不住腳了。馬上快給莊稼人縫皮鞋穿了吧？」

老婆子裝着年青女人的神氣對他說：

「安得倫回家了！」

「成了被子了嗎？」

「別說這喪氣話吧！」

米哈爾沒看見臉，只看見安得倫的小衫，紅得發。

「我們還等到活着見面了，來親一親吧。」

「你好好吧，爸爸！」

「你好好吧。」

桌子上放着安得倫的裝在皮匣裏的手槍。

「這是什麼呢？」

「火器。」

「會放嗎？」

「在十五丈遠可以打穿二寸厚的木板。」

「聽見了嗎，孩子的媽媽？」

老婆子像那姑娘似的細細的聲音說：

「你多不好！現在就問個不了。」

火壺在快活的響着，老婆子也對他斥責道：

「你這魔鬼，響着好不好呢？你響的聲音真不中聽。」

安得倫照書本子上對他說：

「你是糊塗人，媽媽。火壺是無生物。」

米哈爾拿眼睛望着老婆子。

「你明白這嗎？」

老婆子拿眼睛望着米哈爾。

「唔唔，你這老倌子！」

三

桌子上客都坐滿了。

李札爾叔叔，克里慕同他的女人，葉洛非同他的女人，王甲同他的女人，還有臉好像罌粟花一樣的曹家的當兵的女人。她的頭髮好像小丘一般的凸出着，手好像白鶴似的。克里慕同葉洛非同像莊家漢：長鬍子，沒有梳的頭髮。王甲很像小孩子：稀疏的四根鬍子。他的女人也不漂亮。肚子好像橡實一般在裙子下邊鼓着，鼻子上長着雀斑。王甲沒事幹，所以時時同女人鬧着玩，衣很長，他又不會作手藝。

馬老婆子由箱子裏取出一件洋藍布衫換上，頭上包着白頭巾。好像孔雀似的在室內走着。米哈爾穿的布衫也換着包，裙子束到肚子上。也換着時髦。鬍鬚也梳了梳。

火壺好像馬駒似的站着，由一個鼻孔裡放着蒸氣，壺蓋簾的響着。茶壺帶着礮子在響着，賓客們響着議論着。

「祝你平安，安得倫！」

「請吃吧！」

「你都到過什麼城？」

「各城都到過。走了十二個省城。」

「沒有到過高加索嗎？」

「高加索不是我們的地盤：那裡是格魯斯人和孟塞維克的勢力。」

馬老婆子好像在結婚的酒宴上似的款待着：

「吃糖吧，糖！」

她忍不住了，附到葉洛非女人的耳朵上說：

「帶回了三斤糖。」

葉洛非女人附到克里蒂女人的耳朵上：

「三斤！」

茶盃在亂響着，賓客都在亂談着。

「安得倫！老兄！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農民階級？」

「別忙，烈克沙！我有一個宗教問題。安得倫，告訴我吧，神到底有沒有呢？」

「宗教不過是愚人的腦筋而已！」

話，這樣的話呵！馬老婆子把茶都倒到茶盃外邊去了。這些話雖然不明白，可是很好。

「那麼，神只是紙上寫的空話嗎？」

「當然是。」

「你的確知道嗎？」

「這都是愚民的迷信。」

停頓。停頓以後就是茫然。李札爾歪着頭在沈思。

「我贊成你的話，安得倫，不過有點疑惑。最重要的，宗教。」

「完全不是這回事！」

王甲不敢自信的叫道：

「可是雨是雕下的呢？」

王甲的女人到他袖子上拉了一下。

「等一等，等一等！你聽別人說吧。」

克里慕帶着很微得的神氣：

「讓我說一句吧，安得倫。李札爾，你別忙！葉洛非，你聽見了嗎？王甲，這裡最重要的不是下雨的問題。按科學上說，雨是電氣下的。我心裡有一個資本主義問題。很重要的問題，如果讓牠隨便起來，全省的農政廳都會被牠弄翻了的。」

葉洛非肘子落到桌子上。

「有妨礙嗎？」

「步步都有妨礙。」

「可惡的資本主義！」

安得倫安他們的心說：

「資本主義不可怕的。早已都把他消滅了，要不是有資產階級的話。」

馬老婆子第二次又把茶倒到茶盞外邊去了。話，這樣的話呵！安得倫轉動了一下身子——小鈴就在桌下響着。普家的當兵的女人揮着手帕——很熱！

「安得倫！老兄！布爾塞維克是什麼黨呢？」

米哈爾搶着答道：

「最滑頭的黨！你聽見了嗎，她來收我們的糧食是多麼伶俐啊？來了一個人，戴着皮帽子，就來勸你。他說道：你們農民——是鎌刀，我們，住在城市的人——是錘子。我們聯起盟來！」

王甲笑得要打起滾來。

「好不錯的政綱！」

李札爾喝得有點頭暈了。

「安得倫，共產我們這裡是不適宜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米哈爾頭也喝暈了。

「我告訴你！」

「爸爸，到一邊去吧！」

米哈爾晃悠起來。

「你不認我是你老子嗎？」

安得倫更高聲的：

「爸爸，別張手吧！王甲，把我父親的手拉住！」

馬老婆子到米哈爾脊背上撞了一拳。

喝醉了，喝醉了，不知羞的，會丟醜的！」

克里基帶着很優得的神氣說：

「我們的談話間發生了一點誤會。李札爾由經濟方面涉及到共產上。比方說，把，釘子及其餘的器具，不能够不私有的。在現在的情況下關於共產的話，我們不矛盾。我的話對嗎，葉洛非？」

王甲用拳頭到桌子上敲着。

「的確的，統統都對！」

米哈爾在床上急忙的說：

「李札爾，別承認安得倫的共產！」

「你，爸爸，你還是一個極可笑的人，並且你的觀點也是小資產階級的。」

米哈爾由床上跌下來。

「葉洛非，別承認安得倫的共面！」

四

普家的當兵的女人睡不着覺——心裏很難受。

安得倫的小紅衫好像火一般的在她眼前燃燒着，腳上的小鈴在她心裡掙扎着。心血在狂湧着。百無聊賴的心情只在楚痛——想。可是想什麼呢——不能說。

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！

她把棉被子掀到一邊去，穿着小衫坐到床上。熱得很。心裏想，想。都曉得她那百無聊賴的心想什麼的。誰管這些呢？

隔牆小鈴在響着。越近越響，越響越近。窸窣呵，你怎麼光掠這女人的思想的心呢？她還沒來得及將被子蓋起的時候——安得倫在她面前微笑起來了。只說了三個字：

「嚇了一跳嗎，安娜史得潘諾夫娜？」

三個字，三根釘。一根釘着心，一根釘着口，一根釘着腳與手。

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！

安得倫斜坐到床邊上，她盡情的接受着他的擁抱。雌雞都叫了兩遍了，想叫他們分離——他們也聽不見。老媽子來榨牛奶來了——他們也沒看見。在被窩裡玩弄着，笑着。

「安得倫，可愛的，走吧！」

「安娜，可愛的，我還想再躺一會。」

「人家看見了——不大好。」

「我不怕人。」

安得倫的紅小衫全院都映紅了。茅屋頂也好像在床頂燃燒着，垣牆也好像在燃燒着，白晝也好像燃燒起來了。

「小安得倫，可愛的，睡午飯時！」

「小安娜，可愛的，來很很的親兩下！」

五

二天過去了，一禮拜過去了——安得倫總不敬神。

索哈爾給老婆說：

「我給他怎麼辦呢？」

「等一等，老頭子，他會學好了的。」

索哈爾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等了一禮拜又一禮拜——安得倫還是一樣的不敬神。老婆子對他說：

「敬一下神吧，安得倫。」

可是他：

「別作這些事情吧，媽媽。人是由猴子生的。」

索哈爾的心火燒得沸起來。

「那書上這樣說的？」

「你，爸爸是沒有學問的人。」

「那麼，你不信神廟嗎？」

「哈哈，這是宗教的戲台而已。你願看嗎，我自己可以扮演任何種的角色？」
米哈爾喝了一口酒壯了壯胆，走到他緊跟前。

「誰把你造出來的？」

「造化。」

「你說吧，什麼造化！」

安得倫看見米哈爾挽起袖子來，笑着：

「你別來，爸爸，我會打你的！」

「你有權打你親老子嗎？」

「母親我不能打，可是你，如果你要伸拳來打我，我無條件的給你一頓。」

「你這狗仔子！」

安得倫抓住他底手：

「別胡來，爸爸，這個我們是不許的。媽媽，給我根繩子叫我把他綁起來。」

六

米哈爾在街上聽見李札爾。

「我的事情很不好，李札爾。」

「有什麼事發生了。」

「沒有神，沒有廟，父母是猴子。」

「你的兒子應當成親呢，這樣不大好。」

李札爾帶着有道理的話親自去找安得倫去了。安得倫問警察當兵的女人坐在藤網下的涼蔭裏。

緊繫着馬刺，他揮着手帕。聽着安得倫的話在微笑着。

「好吧，安得倫！你在開露天大會的嗎。」

「我在談生活呢？李大叔。」

「很不錯的事。你所說的生活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我很不滿意舊有的成規。沒有革命的關係。」

李札爾笑着。

「你是很聰明的人，安得倫！可是最好你還是成熟，按着天婦的路線來。」

「爲什麼這樣好些？」

「一定好些。我現在明白這樣：由天婦的路線上可以得到好多會作事的經驗。安那，你到一邊去

會吧，我們交談一點私事。」

她想要站起身來，安得倫拉住她底手。

「別客氣！現在的女人應當參加一切的討論。」

李札爾歪着頭。

「你，安得倫，你別難爲她！」

「爲什麼難爲她？」

「你這種有害的草，難道婦女階級可以補你這些話嗎？她是年青的女人，很難忍耐住。」

「你真是傻瓜，李大叔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，這傻瓜？」

「就是這意思，我不承認在教堂裏的形式的婚姻，我看女人是同志。」

李札爾滿臉通紅的好像由課堂出來一般。走到街上，吐了一口。米哈爾隔着小窗子問道：

「你給我的兒子成親了嗎？」
「成了。」

七

一天過去了，一禮拜過去了——安得倫把馬也糟塌了。

他有一匹公馬，公馬也同一般的公馬一樣。蹄子在草地上踐踏着，到母馬身上聞着，翻着嘴唇。小雀子落到脊背上跳着，蠅子在肚子上咬着。公馬同一般的公馬一樣。尾巴上粘些泥草等污物。現在跑起來，地都震動了。安得倫在街上隨着馬，鬼不像鬼，哥薩克人不像哥薩克人。小雞落到腳底下，就把小雞踏死了。鵝碰到腳底就把鵝踏死了。老媽子隔簷子望見的時候就連忙劃十字。姑娘出了大門望見的時候，就忘記了她是幹什麼的。安得倫的小衫火一般的在映着。腳一動——小鈴就響起來。蹄子敲到後腦上，——這樣的人在鄉裏是沒有的。

處女們的心都痛起來，動起來。

米哈爾的心痛起來——心痛他的小公馬。

「同安得倫怎麼辦呢？」

米哈爾出來到院子裏，奇怪起來。

「這是誰的馬在跑的？」

馬尾巴上結着花結，馬鬃上結着花結，馬額頭上繫着紅紙花。

「噢，狗仔子！」

想撕掉那些裝飾——安得倫到他跟前。

「爸爸，別胡來！」

「你爲什麼給馬弄這一勢呢？」

「你，爸爸，是沒有事問的人。」

八

想改造兒子——沒有力量，想改造自己——怕人家笑。●米哈爾坐到土階上，頭好像沙袋一般。●
垂著，向下垂著，麻雀子在唧唧的叫著，蒼蠅在嗡嗡的叫著。公雞啄著母雞吃食，高聲的勸著：

「戈……戈……戈！」

萬物都沒有人的憂愁。當小蟲子在人的腳下蠕動的時候，也想到了生存。可是米哈爾的心——
心裏滿頭滿腦了悶水。很心痛把馬弄成那一勢，又很心痛改變自己的性質，心痛自己的一輩子的生活。
又心痛安得倫。爲什麼帽子上戴着紅星？爲什麼穿著紅小衫？人生的憂愁呵！誰也不知道怎樣的
愁，而更其不知道的是米哈爾。

九

三個最老的老頭子集會在一塊裏：賽寧，馬戈寧，包斗甘。三東幫類似三枝矛一般的突圍着。
在裁判著無禮的，傲慢的，不信神的安得倫。敲著拐杖，慢吞吞的用法官的話說着。

「你說吧，米哈爾，憑良心說吧，關於你的兒子！」

米哈爾在這些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一樣。

「我不知道說什麼呢？」

「你知道。」

「我什麼都不知道——我什麼也不知道。」

「不大好。」

包斗甘——主要的裁判者。右手拿起拐杖，在左腳旁劃了一個不清楚的字母。

「我們不是來駁罵的。是好奇的來說一說。你的兒子回來住了半個月——作了兩口袋的夢。我們的兒子們也管不住了，姑娘們也不聽話了。不結婚就在一塊睡覺，早上起來也不敬神。那有這樣的夢呢？」

賽寧嘆口氣答道：

「我一生沒見過這樣的。」

馬戈寧也嘆口氣說：

「我知道：土耳其人有這規矩。」

衆哈爾在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。

「爲什麼來審我呢？我自己也不贊成這些事情的。穿着紅布衫——不問我。帽子上戴着紅鬚——不來問我。我簡直像跳蚤鑽到指甲縫裏——沒辦法。」

包斗甘撚了一下鬍子，問道：

「他什麼時候走呢？」

「他就住在這裏的。」

「這裏嗎？」

「這裡。」

三個裁判的人都不作聲了，頭都低低的垂下來。

這真是人類的憂愁呵！

山下有三棵被雷電燒焦了的樹。樹葉也不作聲了，也不快活了。樹上沒有青綠的枝葉，樹上也